

【影视论坛】

一部难得的战争片——浅析《金刚川》的编、导、演艺术

文 道林

电影《金刚川》的故事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五次战役。我志愿军某师执行上级命令要限时限刻赶到金城前线的敌军后方,为即将实施的歼灭战切断敌人的退路。这一纵深穿插的奔袭,攸关整场战役的完胜与否。编剧很聪明,两个多小时的剧情紧紧抓住志愿军某师穿插行动中工兵连架桥这一故事展开。架好被炸,炸了再架,反反复复,最后架起“人桥”,让整师万余将士按时抵达指定设伏位置。情节简单,却是惊心动魄,让观众的心始终吊在嗓子眼。

由此可见, 该片编剧深谙电影文学之“法门”。这不二法门就是业内行话“横切面”,也就是电影和电视剧的本质区别。电视剧可以“纵剖面”,有头有尾的叙述金城战役之全过程,而 130 分钟的《金刚川》无法做到“纵剖面”,只有“横切一刀”,这一“刀”就切在“架桥与炸桥”这个“横切面”上。用编剧们的行话说:口子要小,开掘要深。《金刚川》做到了。

再说说这部影片的导演,这部电影的导演是管虎、郭帆和路阳三人联合执导。联合执导出现在《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这类片段式影片中不足为怪。出现在一个故事中分开执导,还是第一次。据影片编剧之一葛瑞透露,路阳导演部分倾向于现实主义的心理戏,郭帆导演部分更偏重视觉效果,即影片中出现的特技特效处理,而管虎导演则总体把控影片风格走向。三个导演各具擅长,却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想表现战争中的个体。他们认为,志愿军群体不应该是同质化的,而应该是由鲜活的一个个“个体”组成。在剧本创作阶段,三位导演就参与其中,他们思考的是如何建立起每个人物在这场恶战中的情感关系。

影片重点刻画了两组人物的情感关系:一组是高炮排排长张飞和班长关磊的兄弟之情,而关磊是因为违反军规从连长位置贬到班长职务上的。上级决定,由排长张飞指挥这次护桥战斗,曾经的上下级关系来了个大翻转,增加了“看点”。关磊的饰演者吴京和



张飞饰演者张译的表演为这组人物关系的戏份“加分”不少,也是全剧的“戏核”。这部分剧情由管虎执导。而步兵班长刘浩和话务员辛芹之间朦胧的情感,则由路阳操刀。这部分情感戏,导演拿捏得很到位,用一句戏曲行话形容,叫“云遮月”,朦朦胧胧。如果过于渲染,则会破坏了这场正义之战的严肃性。据悉,三位导演十分慎重地对待这部“男人片”里唯一表现女性的桥段。细心的观众已经从影片中领悟了导演的良苦用心。

最后说说影片中的演员表演。再用戏曲行话说,那叫“一棵菜”,意思是满台行当个个称职。男 1 号高炮排长张飞的饰演者张译在这部影片中超水平发挥,无论是台词和微表情都非常到位。他一反以往影片中观众常见的那种“豪迈式”英雄表演。在老上司关磊面前,张飞(张译)的微表情流露出缩手缩脚的怯懦神态。正是这一看似窝囊的表演作铺垫,把主人公生命最后时刻迸发出的那股惊天地泣鬼神的豪气之表演,推向了出神入化的境地。为了说好陕西方言,张译在台词本上密密麻麻地标上了注音,在拍摄现场,他过度投入以致于出现脑缺氧昏厥。笔者预言,张译将是下一届“华表奖”“金鸡奖”或“百花奖”的有力竞争者。男 2 号高炮班长关磊的饰演者是老戏骨吴京,吴京的演技自不

待说,他自身的硬汉特质让他在剧中霸气尽显。

邓超的客串,无疑给影片增色不少。有一场戏,邓超饰演的先遣连高连长和和李九霄饰演的班长刘浩,因为要不要为了协助修桥而放弃过江发生了激烈争吵,邓超被下属讥笑舌头捋直之后再说话时,急于证明自己说的江西方言好懂,在紧张的大战前夕制造了一个笑点,也让人看到了严酷战争中的一丝温暖。据说这一情节是邓超在片场提议后加进去的。还有两个细节足可见邓超的表演功力,一处是高连长被炸倒在地时的那句台词:“别管我,快修桥!”那让人感到扎心的声音和神态;另一处是高连长挣扎着爬起来走向对岸时佝偻的背影,浑身是戏。

片中班长刘浩扮演者李九霄说着一口四川话,也很出彩,该角色展现了一个士兵的成长过程。片中唯一女性通信兵辛芹的饰演者邛天戏份不多,却很到位。她用四川话和刘班长说的那句:“刘浩同志,我们前线见”。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女孩子的坚强和敏感中的那份一份克制,让人动容。其他配角如魏晨饰演的老烟鬼闫瑞、郝汉饰演三娃子、郭奕霖饰演二虎等等,都形神兼备。总之,这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组合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群像,深入人心,流传于世。

【游山玩水】

巴解园趣闻

文 赵德威

记忆中,以大闸蟹为主题的公园只有阳澄湖畔的巴解园。巴解园原名阳澄湖水上公园,后来当地政府为了发展地方大闸蟹经济,也是为了纪念“天下第一食蟹人”巴解,于 2015 年,将阳澄湖水上公园更名为巴解园,并在巴解园门口树立了一个巴解雕像。笔者前不久去巴城品蟹,拾饭店老板之牙慧,写下“天下第一食蟹人”巴解的故事——

相传几千年前,江河湖泊里有一种双螯八足,形状凶恶的甲壳虫,它们不仅挖洞使稻田缺水,还会用螯伤人,古人称之为“夹人虫”。后来,大禹到江南治水,派壮士巴解督工,由于“夹人虫”的侵扰,严重妨碍工程。巴解就想了一个办法,派人掘条围沟,在围沟里灌进沸水,“夹人虫”爬过来,纷纷跌入沟里被烫死。想不到被烫死的“夹人虫”浑身通红,发出一股诱人的香味。但是谁也不敢尝试,这时巴解挺身而出,勇敢地拿起一只“夹人虫”,把它的甲壳一掰开,一股香味扑鼻。他便壮着胆子咬一口,感觉味道鲜美,比什么鱼虾都好吃,于是众人效仿,纷纷捡起“夹人虫”吃起来……“夹人虫”从此成为人间美食。众人为了感激敢为天下先的巴解,在解字下面加



个虫字,称“夹人虫”为“蟹”。后人为了纪念巴解,就在土城边造了一座巴王庙,这土城就叫巴城,巴城阳澄湖大闸蟹也从此名扬天下。

听了老板的故事,我等食客决定去参观一下巴解园。巴解园就在环阳澄湖北面,目

前免费开放,一下车就可以看到巴解园大门口高高耸立的巴解雕像。巴解园的大门造型就像一只大闸蟹,很有气派。进入大门就见到一块硕大的大理石雕塑,一只大闸蟹爬在上面。顺着园内中心大道可以一直走到湖边,沿途有不少以蟹为主的雕塑,其中两只铜雕塑充满童趣,引得游客纷纷上去拍照留影。中心大道右侧是典型的江南民居,白墙黛瓦。中心大道的左侧是绿茵茵的草地,草地上装点着各种动物的雕像,视觉里画面感特强。中心大道的终点是高高的六角亭,红柱黑瓦、六角微微向上翘起;站在六角亭里,但见湖面碧波荡漾,阳光照在水面上,金光闪烁,清澈的湖水倒映出蓝天白云,煞是好看。漫步在深秋中的巴解园,满目火红的枫叶和各式各样的菊花,好一幅晚秋图,笔者不禁吟诵起唐人杜牧的名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鲁迅先生曾说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很令人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也一定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以后人就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应当极端感谢。”巴解吃蟹,从此,“一蟹入席百味淡”。我们这些后人正是托了巴解之福,才能品尝到人间第一鲜——大闸蟹。

【人生履痕】

“三秋”劳动抚忆

文 陈日旭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正在读高中,当时中学生里的初三和高中学生要下乡参加农业劳动,主要安排在每年十月的“三秋”时节。何谓“三秋”?即秋收、秋耕、秋播。我的学校在静安寺附近,劳动地点选择在嘉定县长征公社的杨家村一带村队。因为是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所以,学生要自带铺盖行李。

到达乡下的第一天,首先安顿住宿。班主任是女老师,自然带女同学住一间农舍。班里男同学人数多于女同学,男性的副班主任带部分男生住在仓库。还剩下 8 名男生。两老师研究,让担任班干部的我,单独带领 7 名男生住到河边的一间柴草屋里。我带着 7 名同学朝河边走去。“吱呀”一声推开柴门,草屋倒是空着的,砖地也还齐整,屋北头有一大堆柴草,就是光线昏暗。走近一看,同学们倒吸一口冷气,里面竟有一口深红色的棺材。带路的队干部笑着说,这是长寿老人的寿材,不用怕哦!寿材后有一扇小木窗,好久无人打开了,推开尘封的木窗根,窗外一片竹林扑面,透过竹林便见潺潺河水和田园风光。

队干部教大家先铺一层粗些的干柴垫底,然后铺上稻草,再把各自带来的草席铺上,草席上便是铺盖。八人的“榻榻米”一字排开。“床位”如何安排?大伙看着我,我明白大伙的心思,我抱起背包放到靠近棺材的第一个铺位,大伙儿便跟着排开。

当年上海近郊还种植棉花,秋收自然包括摘棉花。生产队分配学生和队里女劳力一起摘棉花。出发前每人领一只宽大的旧布袋,像围裙一般系于腰间,袋口朝外,当地农民叫“花袋”。队干部安排每人一垄地,边摘边前行。三秋的天气干旱,阳光还有些许灼人,我们戴上草帽,开始摘棉。摘棉看似轻松,其实不然。细皮嫩肉的城市学生,手指头被棉铃的硬萼瓣戳得裂口子,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发现自己的手指僵硬了,肩胛和臂膀也隐隐酸疼。

几天摘棉后,要拔棉花杆了。如果说摘棉花富有画意诗情的话,那么拔棉杆这农活就是全武行了。拔棉杆的“武器”是一根铁杆,拇指般粗,40 来公分长,上端有 T 形把手。它的奥妙之处在于下端,有一个横向的 U 字形钩子。生产队长给我们作了示范,两脚岔开,弯腰一手抓住棉杆中部,一手用铁杆 U 形口勾住棉杆靠近根部处,两手合力拔起。此活儿男同学是主力军,有体力壮大的女同学也加入其中。因工具不够,体弱的女同学就在后面捡拾、囤扎。一棵棉秆看来无多重量,但要连根拔起,还真得出大力,男同学们个个额头冒汗。一天下来,双手就变粗糙了,有的同学还磨出血泡。次日,我们咬咬牙来继续下地拔棉杆。

尽管白天辛苦,晚上大家在地铺上调节身心。有的用口琴吹奏电影《护士日记》中的主题曲“小燕子”;有的用月琴弹奏电影《铁道游击队》主题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我则在叠起的被窝上与人下棋,各得其乐。

下乡期间,偶尔还有开夜班的活。记得有一次所在生产队从外面运来两船砖头,到达时间已是傍晚,为保证船只连夜返回。队里和老师商量,让同学们加个夜班。师生整队赶往二里地外的卸货河道。赶夜路,大家带的手电筒派上了用场。到了河边码头,同学们分成两组,男同学在队伍两头,女同学在中间,大家相互间交叉着面对面,队伍一头上船,一头连着堆放地。经过近三小时接力传递,终于完成卸砖任务。回队后,队长带我们到食堂喝粥吃馒头。老师宣布,明日上午休息,自由活动,众人一阵欢呼……

落笔间,已是一个甲子前的事情了,却是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